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

三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踪

佛卽心兮心卽佛。心佛從來皆要物。若知無物又無心。
便是真如法身佛。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涵萬象。無
體之體卽真體。無相之相卽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
來不向。不回向。無異無同。無有無難。捨難取難。聽望內
外靈光到處同。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
個身心萬法同。知之須會無心訣。不染不滯爲淨業。善
惡千端無所爲。便是南無釋迦葉。

却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驚慌慌。又聞得叫聲師父來

也。衆家僉道這呌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着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饑餐鐵丸。渴飲銅汁。自咎到今。凍餓不死。這呌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每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摶。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免保你上西天去也。這長老近前細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樣。

尖嘴梨腮。金睛火眼。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鬢邊少
髮多青艸。領下無鬚有綠莎。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
指頭粗。手掌厚。塵垢餘多。還喜得眼睂轉動。喉舌聲和。
語言雖利便。身體莫能那。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今朝
難滿脫天羅。

劉太保誠然膽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鬢邊艸。領下莎。
問道。你有甚麼說話。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
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王道。你可是東土
大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
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只因犯了誑。

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人他勸我再莫行兎歸依佛法盡慇懃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惕膽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來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三藏依言回頭央浼劉伯欽道太保呵我與你上山走一遭

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謬。伯欽只得呼喚家童牽了馬匹。他却扶着三藏復上高山攀簾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石上貼著一封皮。却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着金字。拜了幾拜。望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放出神猴同證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輩是个冤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抑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

回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壓帖。莫你出來麼。那猴懽喜咁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莫驚了你。伯欽聽說。領着三藏一行人回東卽走。走了五七里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咁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一聲响喎。真個是地裂山崩。衆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聲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躉艸謝畢。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那馬見了他。腰軟蹄矬。戰兢兢的立站。

不住。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在天上看養龍馬的。有些告
則故此凡馬見他害怕。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後
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呵。你姓甚麼。猴王道我姓孫。三
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却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
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
宗派。你這個模樣就相那小頭陀一般。我與你再起個混
名稱爲行者好麼。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時又稱爲孫行者。
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轉身對三藏唱個喏
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
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感激不勝。回

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荆夫人貧僧在府多擾。容回時踵謝。伯欽回禮。遂此兩下分別。却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背着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少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跑哮剪尾而來。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傍歡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放下行李。耳躲裏拔出一個針兒。迎着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他拿在手中笑道。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拽開步。迎着猛虎。道聲業畜。那裏去。那隻虎蹲着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却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

桃紅牙齒噴幾點玉塊。唬得那陳玄奘。落鞍落馬。咬指頭。
聲天那天那。劉太保前日打的班爛虎。還與他鬪了半日。
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
更有強。○此○所○謂○猿○質○虎○皮○中手行者拖將虎來道。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
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裏有甚衣服。行者道。
師父莫管我。我自有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
仙氣呌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
一剝。剝下個囫圇皮來。剝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四
方方。一塊虎皮。提起來量了一量。道闊了些兒。一幅可作
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爲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

路傍揪了一條葛籐。繫束定，遮了下體。道：「師父且去。」
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去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捻一捻，依舊相個針兒，收在耳裏。背着行李，請師父上馬。兩個前進。
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纔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
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
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
天宮，甚是虧他，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纔變做
一個綉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矣。但用時方可取出。三藏
聞言，暗喜。又問道：「方纔那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讓你
自在打他，何說？」悟空道：「不瞒師父說，莫道是隻虎，就是一

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
翻江攬海的神通。見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量于宇宙。
小之則攝于毫毛。變化無端。隱顯莫測。剝這個虎皮何爲。
稀罕。若到那疑難處。看展本事麼。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
懷無慮。策馬前行。師徒兩個走着路。說着話。不覺得太陽
星墜。但見

談談斜暉返照。天涯海角歸雲。千山鳥雀噪聲頻。覓宿
投林成陣。野獸雙雙對對。回窩族族羣羣。一鉤新月破
黃昏。萬點明星光暉。

行者道。師父走動些。天色晚了。那壁廂樹木森森。想必是

人家莊院。我們趕早投宿去。不。三藏果策馬而行徑奔人
家。到了莊院前下馬。行者撤了行李。走上前。叫聲開門。開
門那裏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吻喇的開了門。看見行者。
這般惡相。腰繫着一塊虎皮。好似雷公模樣。唬得腳軟身
麻。口出謠語道。鬼來了。鬼來了。三藏近前攏住。叫道老施
主。休怕他。是我貧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擡頭見了三
藏的面貌清奇。方才立定問道。你是那寺裏來的和尚。帶
這惡人上我門來。三藏道。我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
佛求經的。路過此間。天晚特造檀府借宿一宵。明早不等
天亮便行。萬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雖是個唐人。那個惡

的却非唐人。悟空厲聲高叫道：「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唐人是我師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塘人、蜜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里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你來。那老者道：「你在那里見我？」悟空道：「你小時不曾在我面前扒柴？不曾在我臉上撻菜？」老者道：「這廝胡說！你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兒子便胡說，你是認不得我了。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你再認認看。」老者方纔省悟道：「你倒有些相他。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悟空將菩薩勸善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脫身之事，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老者却纔下拜，將唐僧請到裏面。

卽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具言前事。個個忻喜。又命看茶。茶罷。問悟空道。大聖呵。你也有年紀了。悟空道。你今年幾歲了。老者道。我痴長一百三十歲了。行者道。還是我重孫哩。我那生身的年紀。我不記得是幾時。但只在這山腳下已五百餘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只到如今。你纔脫體。我那小時見你是你頭上有紗。臉上有泥。還不怕你如今臉上無了泥。頭上無了紗。却相瘦了些。腰間又苦了一塊大虎皮。與鬼怪能差多少。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這老兒頗賢。卽令安排齊飯。飯後悟空道。你家